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九

張敞論霍氏

張敞論霍氏

本傳故為山陽太守久之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

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徒領兵用雲有過歸第霍氏諸婿屬頗出補吏

云時地

甲申制

齊亞策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昌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適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朧了日蝕晝冥宵光地大

正宗卷九

一

重

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惟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故願於廣朝白發其端



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  
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

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戎惟陛下

省察上其善廿六計然不徵也○披張徹之意在於并退

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

謀故雖善敵之計而不行也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

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

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未屬奈世蒙漢厚

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

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

事極諫云云

時陽朔二年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常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

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

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

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

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

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

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  
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  
作威作福害于一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建  
大夫危亡之兆臣贊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上大夫即卿也秦昭王舅穰侯



及涇陽薰陽君

魏氏曰皆昭王母弟穰侯也涇薰皆其弟也

專國擅勢上

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其危

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

壘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

漢所伐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

之寵據將相之位

師古曰席猶因也兼南北軍之衆擁言若人坐於席

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

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

姓乘朱輪車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

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

正宗卷九

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師古曰寄託也內為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

道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

東宮太后所居尚書九

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

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

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

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

疑上心避諱曰霍而弗肯稱

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為王氏諱

而不

言內有管蔡之前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

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

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

師古曰皇甫周卿上



事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檉起於上林而孝宣帝既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太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女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

正宗卷九

四

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優賢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其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芴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詔見向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延中星宇東井向又上奏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



葉茂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乃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  
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  
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  
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為九  
卿軼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恃故終不遷居  
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後十三年居  
代漢王氏

梅福論王氏書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

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上書云云時永始三年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  
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踈其家而畔親  
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  
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

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  
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  
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  
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  
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  
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  
何者秦為云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  
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  
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  
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



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  
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  
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  
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  
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  
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  
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  
已和及隨已者  
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  
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  
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  
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戶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

正宗卷九

六

石

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

也

師古曰九九筭術若  
今九章五曹之輩

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

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  
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  
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  
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  
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  
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  
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



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不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曰：「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此一節議論不可以為法。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

焉。夫戴音緣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

退。間者愚民上躑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按陽朔元年，王章下獄死，朝廷尤甚羣

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

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

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

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位也。矯，

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

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

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



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

戒除不急之法下三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

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

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

而主威奪師古曰謂大臣犯君之命也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

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

春秋水災三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

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缺如星飛上去掩日月用事之象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

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

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

正宗卷九

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

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按魯三家晉六卿漢曹氏魏

後遂以篡國蓋執成而附者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師古

衆汝也福之言信有旨哉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

亦二及已上遂不納至元始中王莽穎政福一朝棄妻

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尚書事建始初元正月封

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尚書事建始初元正月封

塞之變諫大夫楊與等以為陰盛陽微之氣而歸咎於

太后諸弟無功而侯時王氏之權未盛故雖傾邪如楊

央猶能誦言之其後用事既久而儒如杜欽谷永大

劉向以同姓之卿怨言之至于四而近臣如王章

至數鳳之罪觸死而不顧向與章無所忌至莽顯政又



能超然遠逝以全其身高風峻節千載而下猶使人興  
敬其視欽永張禹輩真螭虺真壤一爾何足道哉何足道

師丹論封拜丁傳書

哀帝即位為左將軍領尚書事遂為大司馬封高樂

侯徒為大司空上少在國是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儲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傳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云時絳和二年未改元

占者諒聞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

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

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

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卒暴無比類也

漸師古曰卒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

正宗卷九

九

師古曰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

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

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

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孝成皇帝深

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蜀照也以壯年克己立陛下

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

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

師古曰言帝若在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

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

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大傳



陛下以臣託師傳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

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

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

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

盡死書教十上多切直之言

劉輔諫立趙皇后本傳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

美其才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使行父臨為列侯輔上書云云時

永始元年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待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  
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

一正宗卷九

十

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

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

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

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

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

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

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

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

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吐下深察書奏上使時

繫被庭秘獄後事見論救中。故劉輔以諫官論立不

失正其所職然腐木甲人之節母乃太直乎此不可



以為

王嘉論董賢封事

成帝建平中為丞相哀帝初立時侍中董賢愛幸封高安

伏嘉因奏封事云  
云時建平四年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云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  
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

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云有王食臣之有作  
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  
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  
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  
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

正宗卷九

十一

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  
禮惠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  
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  
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內  
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  
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  
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  
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賞千  
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兒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



飢饉加有西羗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

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

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

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

師古曰榜笞也音彭

不

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

師古曰雖有奸內之譏而不害

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

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

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

師古曰恭皇哀

帝之比猶頻頻也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

正宗卷九

十二

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

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止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

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

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成奏御廼行或物好特賜其

不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

師古曰三宮天太子太右皇后也

賢家有

賓婚及見親

師

古曰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

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諱群臣惶

惑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

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言不能自止或以為籌



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三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變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詔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毋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云云

王嘉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正字卷九

十三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令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則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令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大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



增田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  
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  
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  
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  
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贛  
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  
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  
雲獄時冬月未盡旬而相心疑雲鞫獄付宗伯持兩  
傅之長安更下公卿覆見尚書平鞠譚僕  
為可許天子以相等皆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  
心辛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警之意制詔系相等皆為

正宗卷九

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  
深沉譎頗知雅文鳳經明不能尚書責問餘日嘉謝罪  
益董賢戶事此三人書奏召嘉請尚書二十餘日嘉謝罪  
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  
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谷由  
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  
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謂者召嘉請廷尉詔獄制  
口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諸大夫傅士  
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大夫無所如守等言相許議職宜  
奪漁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  
必先原心定罪明主躬聖德重臣刑辟廣延有司議  
不銜怨而受罪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  
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  
下御坐則起疾視之無數死則臨示之以相宗廟之祭  
進之禮退之疾視之無數死則臨示之以相宗廟之祭  
惡雖著大臣括髮闕城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  
也今春月寒氣錯繆繆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



不知大義惟陛下察馬有詔傲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  
認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相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  
簿曰丞相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搯以擊地謂官  
者危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  
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  
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  
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舡認獄上聞嘉生  
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相等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  
雲為不當死欲闕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  
冬月誠不見其外願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  
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  
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  
侵辱嘉嘉謂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  
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  
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  
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  
日不食歐血而死明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國除死  
而憐之上遂免明帝賢代之嘉為相三年誅國除死

— 正 宗 卷 九 —

十五

右

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  
武為御史大夫按嘉以直言忤旨得譴然猶下羣臣  
相卿議其罪此漢世良法然觀當時所議惟龔勝謂薦  
相等罪微不應迷國之法然然不敵明其忠况他人乎  
自嘉死後廷臣皆無復敢開口論事者遂成新莽之篡悲夫

鮑宣論丁傳董賢書

宣少文多實時帝祖母傳太后欲稱尊號丞相孔光

大司空何武師丹大司馬傳喜等執正議失傳  
太后指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  
書諫云云時  
建平四年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  
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  
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  
虞於前乎朝臣云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反賄壘

口賄壘



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敷外親小童及辛臣董賢等敷謂厚在公門省戶下

陛下欲與此共恭音承天地安海內其難今世俗謂不智

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

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群小

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云去城郭盜賊並起吏

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云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

云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步浪反公受

取不已三云也豪彊大姓蠶食云厭四亡也苛吏繇役

先農桑時五云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云也晉灼列

字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云也七云尚可又有七死酷

吏毆一曰反擊也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云幸三

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

死也時氣疫疾七死也民有七云而無一得欲望國安

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

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

稱尺爭反

賡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

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嚴安誠異有益毫

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



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  
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  
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  
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華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  
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  
人若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二  
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  
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  
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  
稚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

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  
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  
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  
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  
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  
三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  
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  
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  
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  
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



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  
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叩鈍於辭不勝倦  
倦盡死節而已

上以宣名  
儒優容之

鮑宣論董賢書

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  
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

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救  
十人宣復上書云云前元壽元年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  
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  
朔日尚恐踐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  
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及素餐之人徵拜  
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

正卷九

十一

眾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  
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  
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  
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  
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  
更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  
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  
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辭  
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  
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

按此言  
非持忠



於哀帝亦忠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

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

立六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

二年未省欲使海瀕及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問極

竭望望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報何武彭宣旬月皆復

為三公拜宜為司隸以上論女寵佞倖

### 賈誼論積貯

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詛說上云

云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管子管仲之書也民不足而

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

正宗卷九

十九

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

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師古曰熾細也悉盡其事也

與織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

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衆殘謂傷言也

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苦之

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莫之振救師古曰振拿也生之

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散也音靡天下財產何得不蹙

應劭曰蹙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李奇曰狼性怯走

杯雨今也歲惡不入請賞爵子如淳曰賞賞既聞耳矣淳如



曰聞於天安有為天下陸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貼

危欲隆之意也音師古曰貼卍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

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貼卒然

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

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貼罷夫羸老易子而

齧其骨師古曰罷讀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擬擬偕師古曰貼廼駭而圖之豈將

有及子師古曰謂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

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

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歐

正宗卷九 二十

亦驅字著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

晦師古曰言皆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

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如淳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

不為而常不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詔言始開

足廩廩若此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飲衣音於既反師古曰食讀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

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師古曰瘠瘦病也言

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

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



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蠶高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靡麗也。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王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

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

海內。而亡飢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編而遊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

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

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

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故明君貴五

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師

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

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

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



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

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質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

也賈讀二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

者於是也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

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

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

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故其男不耕求則其價倍貴

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

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此皓素也縞之精白者也

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

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

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

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

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

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泄師古曰泄散也音先列反夫能入粟

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



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  
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

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

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  
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力日

故為復卒師古曰為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

步帶甲百萬而云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

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

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日反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

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云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

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

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錯

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

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救為差錯復奏

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

卒之食不足用大澤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

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放勿收農民租如此德

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耕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

天下安寧歲饗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遇

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武帝外事四夷內與功役

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

以此見聖經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閭中俗

也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



足民財力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  
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  
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  
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  
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  
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  
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  
多於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貢鹽  
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吏等鹽鐵之  
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  
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

正宗卷九

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依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

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  
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

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  
田也各為立限

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

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

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  
衰帝即位師舟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

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  
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實充實未有并

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  
民賞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未可詳宜畧為限天

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畧為限天  
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



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賣為城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卷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孝昭始元六年二月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

正宗卷九

廿五

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



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

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物騰躍而商賈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賞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蔽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膈人君有吳王尊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疆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下制而兼弁之徒姦形成矣文



學三民人歲於家諸侯歲於國天子歲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蔽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胸郕也大

正宗卷九

廿七

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



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

在外故守小者用菲功臣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揔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守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



而衣食懸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  
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  
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  
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  
園公田地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  
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  
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園池禦  
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  
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俱衍  
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

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  
用搆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  
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  
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  
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  
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隋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手文  
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  
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  
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



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

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衰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荅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亘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



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謬謬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殺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

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耔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揚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廼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



侵凌富貴奢侈貧賤鬻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  
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糶飯肉食  
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死殫家遣女滿  
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  
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  
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  
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  
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  
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  
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

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駟夫一  
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  
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縵繡羅紈中  
者素綈錦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  
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膾臘祭祀無酒肉今閭  
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  
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  
春秋脩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  
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儻像古者德行求福  
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



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蕢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僂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嗇題漆中者梓棺梗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及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謡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

酒囚辛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膏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故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



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  
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  
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  
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  
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  
也日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  
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  
聚不足柰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  
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  
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

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  
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  
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  
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  
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  
意從欲少取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  
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  
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  
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  
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埽舍



無養上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賞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

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



身故貧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  
內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邠子產不  
能正鄧皙之偽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  
之無為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  
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  
教聞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大  
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  
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  
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  
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

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  
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茲猶戈者覩鳥獸挂罽羅  
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  
今之務在罷監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  
力則民自富民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  
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  
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  
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



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  
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  
用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糶啖食  
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  
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  
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  
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  
於是遂罷議相寬曰余觀鹽鐵之議異哉吾所聞汝南  
朱子伯為子言當此之時豪傑並進四方  
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  
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  
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陳其詞閭閻馬侃侃焉雖不能詳  
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不行悲夫公卿知任

正宗卷九

七七

右

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  
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  
謬哉中山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富利長成豈不  
直而不激由路而義推史魚之節發憤刺譏公卿介然  
祝生奮由路而義推史魚之節發憤刺譏公卿介然  
道術尚推利辟畧小辨強禦桑大夫據當出合時變推  
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引準繩以道化  
下效於利未不師古始履伊呂相列當軼兩府囊不言容  
身以及廢宗車丞相履夫丞相履夫丞相履夫丞相履夫  
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  
其上斗筭之徒何足算也。此篇取盜缺論

貢禹論賦筭鑄錢及贖罪之弊禹為御史大夫

書數十上  
持初元五年。

禹以為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

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

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

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

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

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

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云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

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

富人積錢滿室猶云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

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

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掉山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掉

取也中古草字也把手己奉穀租又出稟稅師古曰稟禾稗

也鄉部私求不可勝共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稟禾稗故民棄

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賈

田與人而更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

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

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

賣師古曰賤買賈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

兩銖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導古法於事便也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



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師古曰令代給其食

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

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賞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

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

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

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

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

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

欲師古曰從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

正宗卷九

廿九 一贊

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

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

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

於朝師古曰謾誑也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師古曰誑誑也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

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

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

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



茲而得利者為壯士，况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

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

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

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

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得免官。師古曰：不止。則爭盡力

為善，普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

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之

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

言則無以為中也。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

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

正宗卷九

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

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

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

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

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

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

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

此始入罪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日泉宮衛卒

咸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虛其質直之意。按禹此篇大抵經史氏剛削非復本文其云又言又欲恐非一時一疏所東今蓋采其議論非專以文詞



也他效比。以上論食貨。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武帝時閩越復與兵擊南越越守天子約不敢

擅發兵而上書以閩上多其義大為與發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時建元元年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

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

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

地劓髮文身之民也張揖曰劓古翦字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

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非彊弗讀曰豫

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

正宗卷九

四一

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

服戎狄荒服遠近欵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一年吳

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

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甲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

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地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

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

而間獨數百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

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



貢酎之奉不輸大內

應劭曰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

藏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

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

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

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

爵糝子以接衣食

如淳曰淮南俗賁子與人作奴婢名為糝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

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賴陛下德澤拯救之得毋轉

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

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喻領

服虔曰輻音橋臣贊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

輿以行是也

挖舟而入水

師古曰挖曳也音它

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

。 正宗卷九

四二

。 百

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

師古曰蝮惡蛇也

夏月

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

之

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

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

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

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

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

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

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  
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清山谷邊境  
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鼃不及父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

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

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

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

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

邑今鄱陽縣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

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繇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

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

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輓車奏饗者不在其中南

方者淫近夏禪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疾疢多

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累越國而虜之不足

以償所云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

死師古曰甲者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

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

王侯以為畜越師古曰直謂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



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一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  
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  
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師  
曰罷讀曰疲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  
勘亦倦字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  
逃者必衆陸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  
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又使監祿鑿  
渠通道張晏曰監郡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  
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奏兵大破

正宗卷九

四十四

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  
靡敝師古曰靡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  
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  
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  
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  
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  
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  
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蒙死微幸以  
逆執事之頻行文穎曰頻行猶鷹行在前行故曰頻也師古曰蒙犯也廝輿之卒  
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固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言愛身之死而

正宗卷九

四五

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

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漢兵踰領商會閩越王弟餘

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延今

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傾首遣太子隨助入侍

助還又論淮南云云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

臨詔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

時建元元年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謂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



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  
彊師古曰罷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

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

聶壹師古曰豪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

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

朕飭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

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悶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臣聞全

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

正宗卷九

四十六

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

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

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亭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轉

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

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

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

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

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

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

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



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馮谿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

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

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

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

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

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

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櫜車相望師古

曰櫜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櫜送致其喪載櫜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櫜音衛此仁人之所隱

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

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

。 正宗卷九

四七

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

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

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

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火焮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炎疾風

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

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

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

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

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

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



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遂墜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

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

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

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疑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

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

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

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

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墮音翾短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

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

者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

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

長毆難以為功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

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不至于

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代季

反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

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

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

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言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

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



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  
上曰善地從恢議陰使再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  
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  
然而許之刺壹延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  
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  
將十萬騎入武川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  
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  
為輕車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  
材官將軍御史大王恢為將也將軍大中大夫季息為  
于塞未至馬邑百餘里棄之還去塞下傳言單于已去  
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  
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  
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全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  
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  
尉廷尉當恢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九



